



# 赖宝

LAI BAO RIJI

# 日记

(完全版)

赖宝 著

● 史上爆强搞笑日记  
● 达人必备经典语录  
● 全新大结局颠覆呈现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SPLENDID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赖宝日记:完全版 / 赖宝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48-0547-6

I. 赖… II. 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 180373 号

---

责任编辑: 张蓓蓓 美术编辑: 卢 强

责任校对: 李佳庆 责任监印: 梁任岭 媒介主理: 罗哲予

社长: 黄 俭 总编辑: 白 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5240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网址: <http://www.jielibeiing.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jielipub@public.nn.gx.cn](mailto: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

印制: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360千字

版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 001—15 000册

定价: 25.00 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赖宝是只很特别的海龟，海龟的精力旺盛到极点，它每天要爬很长的距离，是海龟的天性。海龟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性，就是它们在漫长的繁殖过程中，会把卵产在离海岸很远的深水区，而且它们在产卵后会一直待在深水区，直到小海龟孵化出来为止。

## 序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生活永远不会完美。比如我希望自己有一对儿贵族父母，钱多到每年都会给所谓的慈善机构捐个三五千万，我自己每个月有无数的零花钱，住在一个大庄园里，有专门的仓库放玩具。随着思想和身体的同步成熟，玩具仓库消失，我开始希望我所住的庄园里美女如云，最美的女佣也是选美冠军级别的，然后我终日呼风唤雨，早上坐飞机去巴黎喝速溶咖啡，中午去韩国吃方便料理，晚上回国，包下北大食堂，只要二两米饭和一块钱的肉末豆腐……

遗憾的是，我父母不是贵族，他们就是工薪阶层的老百姓。所以自打毕业后成为打工一族，我真的只喝得起速溶咖啡，吃方便面与盒饭，某一阶段，一块钱的肉末豆腐拌上二两米饭已经足以打出饱嗝儿的美味。

比如我还希望我的女人美丽、端庄、单纯、善良、可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家务活儿全包，外面事全办，我挣钱她替我攒着，她挣钱我替她花……于是我按着这个标准寻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海阔天空，地老天荒。

得到的答案是：做梦、做白日梦、做没事找抽型的白日梦、做让所有女性群起而唾之所有男性群起而殴之的没事找抽型的白日梦——我还能加字……

如果此时有赵忠祥老师的话外音，我想应该是这样说：

赖宝是一种很龌龊的哺乳类动物，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它

每天傍晚外出，在第二天凌晨停止对异性的寻觅，独自返回自己的巢穴，日复一日，不曾间歇。冬去春来，到了交配的季节，赖宝还是独自漫步在茫茫的、望不到边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

应该是这样。

和无数隐居、穿梭、辛劳在城市中的青年男女一样，我每天奔波、拼命，却没有什么清晰真切的理想和目标，什么海边别墅、田间花园、妻妾成群、孝子贤孙……都是扯淡的，每天能想到的无非是多挣点钱，再多挣点钱。

还是和很多人一样，每天每天，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手在颤抖，心中的泪在流，还是一无所有……不过我背的不是一把吉他，而是一个破破烂烂的背包。

一直以来，我单身，我说的单身并不仅是指我没有女人，而是没有女人愿意长久地要我；

一直以来，通过自己时懈不懈的努力，拿到一纸文凭后终于混入某报社，做了一名百姓爱、明星端的娱乐记者，俗称狗仔；

一直以来，我都在自欺欺人、没心没肺、阿Q精神、自我安慰地活着；

一直以来，我都特别相信某FLASH里一个小兵说的话：明天不一定美好，但美好的明天一定会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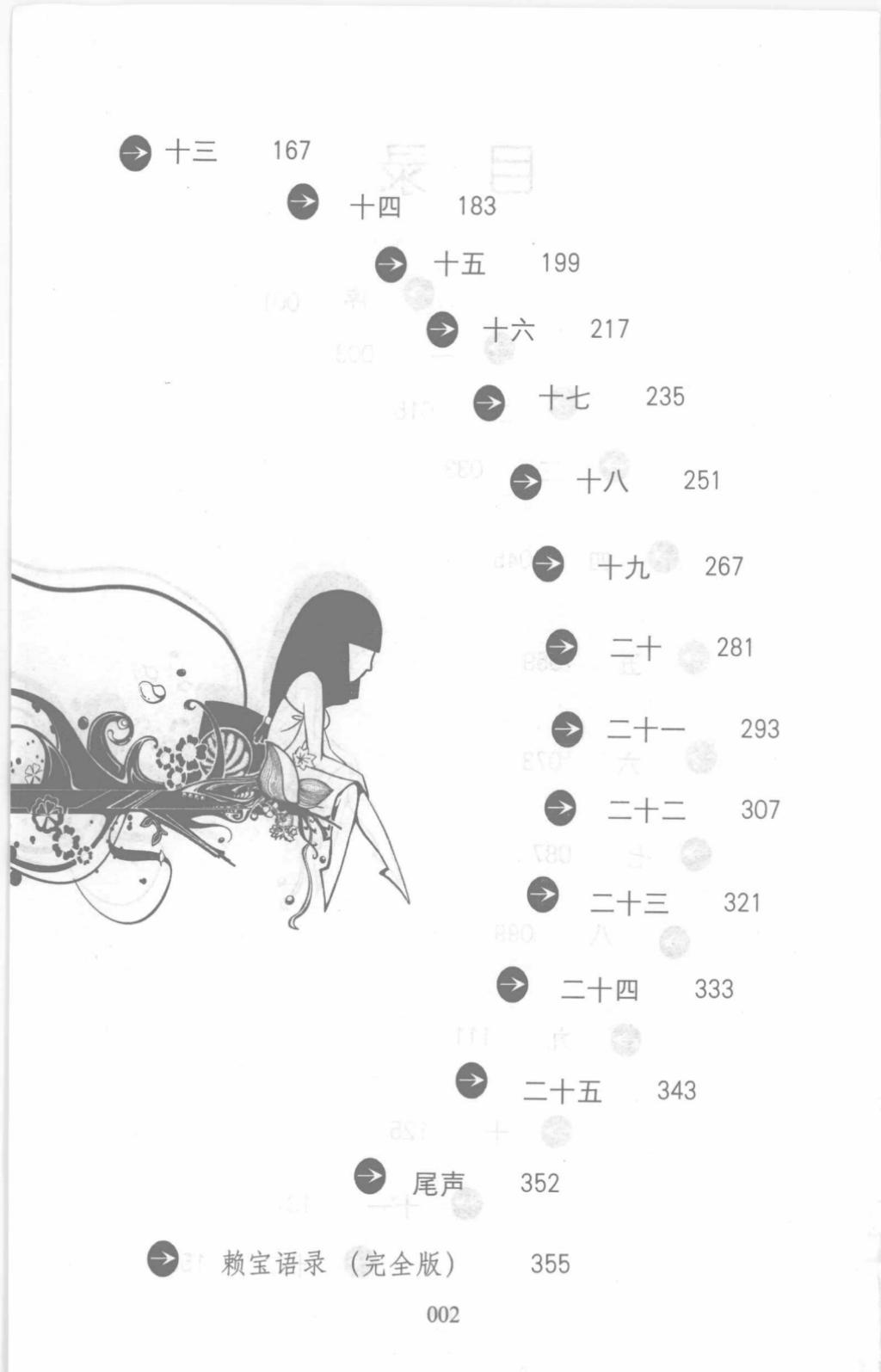
只是，这样的一直以来没有维持多久，在我已经习惯一直以来之后，一切却开始改变了。

我遇到了末末。

# 目 录

- 序 001
- 一 003
- 二 015
- 三 033
- 四 045
- 五 059
- 六 073
- 七 087
- 八 099
- 九 111
- 十 125
- 十一 137
- 十二 153



- 
- 十三 167
- 十四 183
- 十五 199
- 十六 217
- 十七 235
- 十八 251
- 十九 267
- 二十 281
- 二十一 293
- 二十二 307
- 二十三 321
- 二十四 333
- 二十五 343
- 尾声 352
- 赖宝语录（完全版） 355

1920-1930  
The Art Deco style  
was bor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France and America.



曾经有一份  
真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我想珍惜，  
但这份真诚爱情的男女双方  
也都站在我面前……

——4月1日 晴



末末，你这个人啊，我真想对你说句实话。要不是你这个人太令我感动了，我真想把你推倒在地上，让你好好地睡一觉，睡个好好的觉，但你这个人，你要我怎么推倒你啊？你这个人啊，我真想推倒你。

——“末末，你这个人啊，我真想推倒你，但你这个人太令我感动了，我真想把你推倒在地上，让你好好地睡一觉，睡个好好的觉，但你这个人，你要我怎么推倒你啊？你这个人啊，我真想推倒你。”

末末，你这个人啊，我真想推倒你，但你这个人太令我感动了，我真想把你推倒在地上，让你好好地睡一觉，睡个好好的觉，但你这个人，你要我怎么推倒你啊？你这个人啊，我真想推倒你。末末，说实话，我真是没想到竟然会遇到末末。高中毕业之后，起码有四五年没见过了，这样的邂逅真让我激动不已。

为啥激动？末末长大了啊！这五六年的光景转瞬即逝，眼前的末末完全被岁月给哺育和催化了！

本来我就是在超市里面闲逛，忽然循着一阵淡淡的香味开始左右张望起来。

有经验的兄弟都知道，在某些公共场所，比如超市，忽然嗅到香味，周围肯定是有女人。

淡香的护肤品肯定是清纯学生妹型的；清香的类似苏打水的，那是小护士；过分浓香的味道，不是大龄妇女就是对自己颇为不自信的浓妆一族；闻到酱香……那你肯定是要走到超市熟食部了。

说远了。当时我闻着香味本能地就张望起来，虽然像我这样的，根本没有对艳遇或者一见钟情抱有任何期待，但过过眼瘾还是可以的，吃不着猪肉，还不许看看猪跑吗？

循着香味，一眼就看到不远处一个婀娜的背影——长发飘飘，粉红吊带，白色短裙。一般这种情况，我的选择是装做没事，快步走过去，绕到正面来鉴定一下。现在街上的女孩，背影已经完全不能说明问题了，以往的经历不胜枚举，太多背影让人赞叹，正面让人惊叹的事件发生。

不过今天真是活见鬼了！前面这个女孩哪是逛超市啊？完全是急行军！我在后面不管走得多么快，居然超不过她！

情急之下，随手从身边货架上拿下一样东西，嘴上叫道：“小姐，你掉东西了。”伎俩虽然有些拙劣，不过还是十分见效的。

前面那个女孩转过头来，瞬间，眼神从不解一下变成了惊喜：“赖宝！”

我傻眼了，遇到熟人了？是！看着面熟，不过……这是谁啊？

“我是末末！”对面一声惊喜的尖叫，让我一下恍然大悟，继而目瞪口呆！

末末？她是末末？我的天！听说过女大十八变，但也没有这么夸张吧？高中时代的末末长得虽然也不算难看，但那张长满痘痘的小脸和平面直角的身材，对我来说是记忆犹新的，现在怎么……那脸蛋干净得像PS过似的！而且这身材，那粉红色的小吊带都快撑不下了。

“末末？你是末末？”我惊讶地向前两步，“真是你啊？”

末末歪着脑袋一笑：“怎么？认不出来了呀？”

我用力点点头：“嗯！你去韩国了？”

末末奇怪：“没有啊？”

“你没去韩国整容？怎么变这么漂亮了？”我尽量让目光君子一点，但眼睛不听指挥地把目光从末末脸上往下移。

末末笑了，抬手捋了一下垂在耳边的一缕鬈发：“几年不见，油嘴滑舌的功夫见长进呀！”

我也笑，却忽然语塞，估计样子相当不礼貌，直勾勾地盯着末末，确切地说，是盯着那一对小“末末”。

“往哪儿看呢你？”末末嗔怪了一句，低头看了我手里的东西一眼，一下笑了出来，“我说你，还用这么过时的办法搭讪啊？”

我这才也低头看过去，刚才审美心切，根本没注意自己拿了什么，这一低头才看到，我手里拿着——“占士邦”安全套！

“哟，还是荧光的呢，”末末笑得花枝乱颤的，“你就这么搭讪哪？不怕人家叫保安哪？”

“我靠，我还以为我是急中生智，没想到急中生了个痔疮！”我也笑了，不过还真有些后怕。当时看都没看，万一遇到的不是末末，那我挨一耳光都算便宜的了。

出了超市，末末说她今天休息，问我有没有时间，要不要找个地

方坐坐，聊聊天。

我当然说好。工作跳槽的事还没定下来，这段时间正好闲呢。何况，和末末这一见面，居然没有一点生疏或尴尬的感觉，像是久违的老朋友一样，而且，末末现在美艳成这个样子，我当然巴不得多看她一会儿呢。

不过，被末末领着走向附近一家小店的时候，我脑子真的在想一些事情，看末末对我的这个态度，想必是已经不再介意我和她高中时候发生的事情了。但末末的开放程度也让我吓了一跳。刚才说避孕套的时候，面不改色的，而我记忆里的末末，还是那个拉手都紧张，接吻时不敢睁眼睛的小丫头呢。

在一家咖啡馆，我和末末相对坐下，要了两杯饮料。

今天我不知道怎么了，面对着末末居然有些不敢正视的感觉，论张嘴说话，你说我这个当娱乐记者的，应该是强项啊，今天怎么退化了呢？末末倒是一脸坦然，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笑。

“说说吧。”

“说什么？”我抬头反问了一句，忽然觉得自己像是被受审的犯人似的。

“咱俩就聊十块钱的。”

末末抿嘴笑着，我断定她擦睫毛膏了！不然睫毛不可能那么长那么翘！那双眼睛不可能笑起来一眯，显得毛嘟嘟的那么可爱！

“聊吧，想知道什么？”

末末这一开玩笑，让我也放松了一些，心里给自己打气：本来嘛，以前我又没怎么对不起她！我干吗紧张啊我！

“就聊聊你这几年的感情生活吧！”末末向前探了一下身子。

我立马再次清晰地闻到末末身上那股清香，看着眼前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美人的末末，脑子里禁不住就想起以前和她的那些第N次亲密接触来。

我定定神，让脑子缓和一下，苦笑着撇嘴：“我哪有什么感情生活啊，谁看得上我啊，没车没房的，信用卡透支的比存款还多。”

“谁说的，你现在也挺帅的啊。”末末笑着，伸手拿小勺搅了搅面前的咖啡，忽然抬头问道，“没结婚？”

“才几岁啊，初恋的伤还没痊愈呢。”我答。

“切！”末末自然知道我有所指，不屑了一下马上又眉开眼笑，“哎，宝，你别告诉我，你现在还是处男啊！”

末末这个问题，迅雷不及电驴，冷不丁问出来，没有任何征兆。

我很尴尬。而且我心里也一下子明白了，末末肯定还记得那些事——在高中的时候，她险些失身于我的那些事。不过话说回来，其实我也是受害者啊！所以我没有正面回答她，而是反问：“这么说的话，你呢？你还是处女吗？”

“去死！”末末使劲剜了我一眼，“你以为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胆小啊？”

……末末这句话，一下子让我明白了两个含义：

第一，她不是处女了。肯定有比我胆大的男人把她搞定了，王八蛋！

第二，她都记着呢！高中时候的事儿，她真的全都记着呢，没准还在记仇呢！

“我就知道社会复杂，像你这样的没人保护，肯定羊入虎口。”我强颜欢笑着，心里却十分郁闷起来。眼前的末末现在真的是个美女了，你说我当初怎么就那么废物呢！白白让这么个美女，便宜了某个王八蛋了！

末末一撇嘴，斜了我一眼：“我倒是想有人保护呢，谁知道这几年你死哪儿去了？”

唉，这话别有意味哦！

我赶紧顺杆往上爬：“我倒是也想保护你呢，但我现在这样，就算开个桑塔纳，你都得拿我当民工吧？”

末末忽然不说话了，微微含着下巴，特伤感地看了我一眼。把我看得呀，扑通扑通地跳。

“你怎么了？”

“我在你眼里就那么势利？那么嫌贫爱富的？”末末提高了音量。我有点慌：“我不是开玩笑呢吗！”

好说歹说，末末才算露了一下笑脸，我也松了口气。

“你现在有女朋友吗？”末末问我。“没有。”

“这么可怜？不孤单？”

“全靠一双灵巧的手。”

“你有正经的没有？”末末语气里带着气，脸上却是笑着的。

毕竟我和末末曾经有过那么一段，而且除了最后阶段的全垒打失败之外，能做的也全都做过了，虽然过去几年了，但当初也是该看的都看过，该碰的也都碰过，所以这么面对面坐着，很快就自然起来，没有拘谨和尴尬。但话里话外的我听出来了，末末还在记着我们当初的事呢。

这倒是个好兆头。

眼前坐着个美女，而且还是个曾经属于我的美女，焉有不蠢蠢欲动之理？

“你现在有男朋友没？”我决定趁热打铁。

“有啊！”干脆利落。

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末末说完这句话，脸上开始笑，笑得很古怪，很意味深长，让我心里毛毛的。

“说说，什么感觉？失望？吃醋？心痛？”末末一脸兴奋地开始追问起来。

我一撇嘴：“没感觉，不过我没那么虚伪大度，休想让我祝福你。”

“小样吧！”末末挑了挑眉毛。

接着，两个人沉默起来，各自端起咖啡来喝。

“其实我挺高兴能遇到你的，没想到我们还在同一座城市，”末末率先打破僵局，“下午我还有点事，咱们改天约个时间一起吃饭怎么样？”

这是……什么征兆？

我猜测着，点点头。

和末末互相留了电话，她站起身打了招呼，先走了。

我看着末末走出咖啡馆的背影，那件粉红色小吊带包裹着美好的腰身，短短的牛仔白裙总有要走光的嫌疑，而她居然还斜挂了一个巨大的牛仔背包，走起路来，那被她甩在身后的背包就啪啪地打着她

的屁股，看得我……我多想是那个背包啊！

正惆怅着，站起身，服务生过来了，客气地把账单递给我。不对啊，不是说末末请吗？女人怎么就这么善变呢！

付了账，出了咖啡馆，也觉得有些无所事事。

最近是我的真空期，刚从一家报社辞职，准备跳槽到另一家报社去，但接收我的报社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给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本来开始挺高兴的，但这才第二天，就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像我这样的娱乐记者，或者说是狗仔，平常一天到晚地往外跑，上午在北京，下午可能就在上海了。现在冷不丁地一闲下来，倒真觉得没事可做，这是不是职业病啊？

好吧，我承认我有点不舒服，因为眼看着末末现在混得很不错，但她已经不是我的女人了。

在街上也没事，索性回了家。

要说我这个家，还真拿得出手，我早就想好了，以后要是混到没机会自由恋爱，只能安排相亲什么的话，这房子就是我的资本之一。房子不小，一百多平米，二十五楼，小区环境也不错，价格自然也不低。只不过，这房子现在还不能完全算我的。一年多以前某位搞售楼的朋友甜言蜜语给我优惠价按揭，于是我一咬牙，一跺脚，当了房奴。

虽然没精力认真装修一番，家里除了一些必要的家居摆设之外，跟清水房差不多，但也符合我简约就是美的理念，自欺欺人，也能自得其乐嘛。

到家的时候正是中午，从冰箱里挑出几样能吃的剩菜，放在一起热了一下，就着一盘子乱炒喝了几罐啤酒，大热天的，很快有了几分醉意，于是洗澡，开空调，直奔卧室舒舒服服地睡了个午觉。

近乎完美的午后长觉被该死的手机铃声吵醒，迷糊中接了电话，老唐那如费玉清歌喉般的声音传来。

我就知道，能掐准时间破坏别人幸福时光的只有他，这个我前世作孽、今生佛祖为了报复我才送到我身边的同事兼好友。我常安慰自己说，这辈子和他做朋友，就算给自己下辈子行善积德了。

老唐真名叫唐墩，是那种他从山中来，还带着兰花草的朴实民众，高中就考到城里，然后上大学、工作……混迹这么多年，身上早已经没了乡土气息，是这家报社的体育记者，很时尚，很运动的做派。现在身上穿的那件T恤就是耐克的，而且我也知道，反过来穿就是阿迪达斯的。

老唐在电话里无比兴奋地告诉我，他认识了一绝色女网友，就是重庆本地的，晚上要见面了，问我可否一同前去，如果有诈也好有个照应。

你自己没事偷着乐，我掺和什么？再说现在的人不是劫财就是劫色，你两样都不占，安心地去吧。

老唐不恼，又贫了几句，美滋滋地挂了电话。

这么多年了，互相太了解，我知道他根本不是要我晚上陪他去见什么狗屁网友，这个电话打过来，完全就是跟我炫耀一下而已。

被人渣搞没了睡意，翻身起床，看了一下时间，想不到这一觉睡到晚上七点了，人要是活得太安逸，肯定睡得踏实，名人都说了，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像崔永元那样的才睡不着呢。

起床，出门寻觅晚饭兼夜宵。一盘炒面，外加两瓶冰啤酒，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遂决定就寝。

估计是下午睡多了，凌晨一点仍然无比精神，影碟看得台词都会背了，正无聊呢，手机短信提示响起，我随手拿起按键阅读——居然是末末！

睡了吗？

简单三个字，时间凌晨一点，这丫头没睡，短信我……种种因素联系起来，让我这心潮，不由自主地就澎湃了。

回信：在为白天的重逢激动，还没睡，你呢？

等了半天，没回信，这有点折磨人了——楼上的，你倒是把两只鞋都脱了啊！

犹豫了一下，拨了号码过去，奶奶的！这丫头居然关机了！大半夜的，玩我啊？

拿着手机发呆，这么一折腾更睡不着了，睁着眼睛回想着白天末末的一颦一笑，都说这女大十八变，谁想到末末能出落成这样？快七十二变了！

电视还在演着影碟内容，我的思绪却不知不觉就到了末末身上，由末末这儿想起了更多，小时候写作文有句经典怎么说来着？

每当打开记忆的闸门，往事如同跑肚拉稀一般喷涌出来……

当初我和末末，高中同级不同班，也没有一个确切的谁追求谁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是我的一个男同学和末末的一个女同学正在水深火热的恋爱之中，但那时候高中恋爱也算是禁忌，为了避免家长起疑心，所以他们俩每次外出见面，都要拉上一大帮人当掩护，这其中就有我和末末。

而末末那时候，不丰满不性感不妩媚不漂亮，但占了一个“纯”字，也是颇得我这般无知少年的青睐。

反正当时我未娶，她未嫁，孤男寡女，干柴烈火的，加上又都年轻，尚无市侩之心，我不观察她的贤良淑德，她不关心我的住房存折，只追求单纯意义上的情投意合，一来二去，眉来眼去，春来冬去的，就有了好感，亲密接触后私订终身。

所以，在那个全体叛逆，全民早恋的年代，我也没能免俗，这么说吧，我和末末是属于那种先接吻后恋爱的典型。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我们掩护的那对狗男女柔情蜜意够了之后，众多电灯泡作鸟兽散，按照惯例，我送末末回家。

我和她的初吻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当中的某晚，老天爷相当给我面子，之前的聚会上，末末破天荒地喝了酒！末末此前从不喝酒，那天不知怎的，情绪低落，喝了两杯多啤酒，晚上送她回家，走在路上，微风一吹，估计她开始头晕，走路也尽量克制地摇晃起来。

我走在她身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笑话，黑灯瞎火的，还沉浸自己的伶牙俐齿中呢。

忽然，末末快步走离我身边，跑到路边草丛，弯下腰，二话不说呕吐了起来。我愣了一下，马上心无邪念地上去，又是扶胳膊又是拍后背，嘴上劝着不能喝就不要喝之类的废话，好半天，末末才算直起了身子，胡乱地掏出纸巾擦嘴，想不到一转身，直接扑在我身上，嘤嘤地哭了起来。

这下，就由不得我不心生邪念了。

因为末末的身体随着我细微的调整，已经与我正面相接，大夏天的，我和她都穿的是单衣，我明显感觉到，两个小小的肉团，紧紧贴